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讀子史 論文附

書刪定荀子後

受業王兆符程荃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
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複者俚且
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
芟薙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
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
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

其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

其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

學海集
二
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歷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歷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書蓋傷漢之

皇漢集 四
與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耶漢之樂。旣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歷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歷。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

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歷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歷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

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採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况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

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

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

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况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

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况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經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

望溪集 十
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
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
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
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
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爲非大德莫
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
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
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
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
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

望溪集
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
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
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違
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
舉厲禮寵嬖倖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
星爲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
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
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

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
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
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
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
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
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
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
之君臣相勅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
知耶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
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
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
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
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
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
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
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

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詰律書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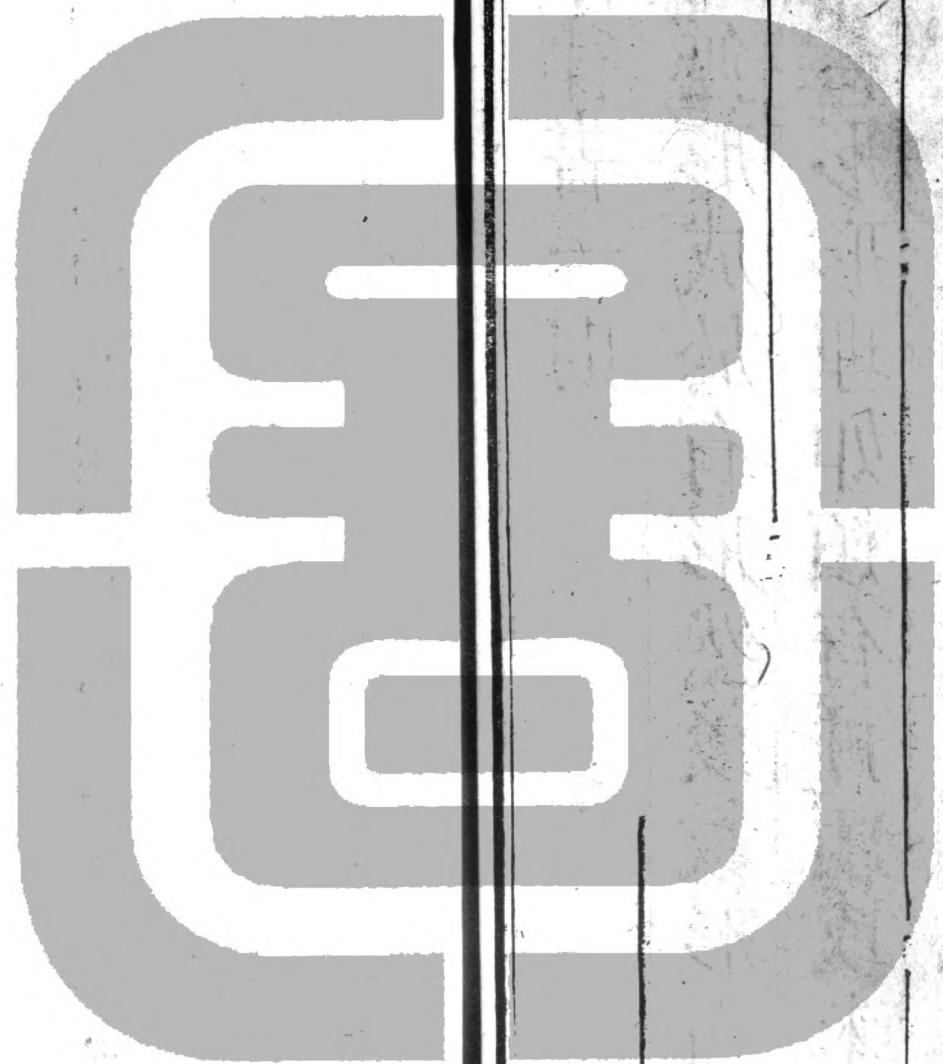
神生於無形，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

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
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
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
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
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詰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
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
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
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
矣非其其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
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
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

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
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細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
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
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
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
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
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
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

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
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
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
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
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
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
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
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
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

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

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

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

與於秦而敦僖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爲方士
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
周之衰而身爲僂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
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
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
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
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
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
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

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
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
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
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
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歷乃以
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
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歷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
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
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况以封禪致怪物與
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
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
十餘年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
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
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
見搢紳者尚不道况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

皇漢集
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常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

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夫
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
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
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
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
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
懼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
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
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
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

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
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
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
春秋且亂臣竊國宴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
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
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
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
又或以物所成熟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

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爲百世可知。秦始皇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誦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驚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

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爽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爽，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

聖賢集
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哉、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

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
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
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
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
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
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
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
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
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
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奏請之辭也自
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
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
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
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
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叙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

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嫫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

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踈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叙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畧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

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

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脰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給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稀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後論似果以信爲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案其實特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耳蕭何之烈僅以閔天散宜生擬而乃以周召太公

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訛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姦富爲羞。况人物所託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耶。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

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蹟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

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已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歷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

之有夫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踈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
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
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
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
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
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旣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
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
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

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庸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曰：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闈，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

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會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璽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鈎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
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
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
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壽張爲幻
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
詆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
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
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弒武人

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

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已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爲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倣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耶。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况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

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於思慮
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頽惰委靡不能有立
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
末名實之交眩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
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
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習而以付於悍
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
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
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

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
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尚浮言別
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
當習而驚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
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
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
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况以中材處
於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
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尚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尚以喪食爲疑而捷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

望溪集
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復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間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旣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

望溪集 卷之五 至
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
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
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
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
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
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
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
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
者耶。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
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案之皆有僞亂余嘗
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
一語出則真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
漢間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薛中丞裴太
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尚不爲好而
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他人所
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

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而莫知別擇。况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辨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不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淒清，濃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叮嚀非其至也。惟讀

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
無所依籍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
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
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
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
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
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
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
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
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剗戴記諸子語甚衆而子厚
第二云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
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
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
謂卽子厚之所斥耶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問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三然後上下安歷年永旣其後侵

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摭撫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旣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翱乃情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幸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瞽儒耳食。猶嚙嚙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哉。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
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叙無
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
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
以入集耶吾觀周秦間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爲
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
中間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
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語蓋當日撫

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
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偽然則文
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
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秘可心喻而不可言傳
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
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
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
書以秦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
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裔
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者如此則夫

天造物化之、網緼於無形者、其盡可詰耶、余於是、
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
耶、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
耶、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
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旨若未詳、
也、弔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痛幽憤、微、
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邁疾、
罹禍殃、其汎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
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
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
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知雄之言、雖

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講。張。苟。免。未。必。非。痛。屈
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則
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旨。遂。忽。焉。而。未
暇。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
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
正而惑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
爲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
假託而不辨也旣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
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己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
名於沒世耶厥後見嘉定張樸村叩之曰此吾鄉
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開闡茲其僅

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衆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曰震川文爲庸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韵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

良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
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
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
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
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
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
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望溪先生文

偶抄

雜著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
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
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
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
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

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作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兗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
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
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
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
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
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
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
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

於禽
視禽
禽獸

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
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
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
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
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
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
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
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

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
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
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脩明
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
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
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
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
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
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

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

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
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
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
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旣汚且毀則不
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
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
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
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
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
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
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
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
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
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

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
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
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
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旣汚且毀則不
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
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
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
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
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
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
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
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
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
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

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粵蘖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剏作其理固不可廢况與說卦合哉然必謂義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祖宗謚
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
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三始也謚以易名
因以為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
是再謚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
一而宗無定數以為祖賢於宗不知殷又宗湯周
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謂湯武之賢以不
稱祖而敗於稷契也其廟別為號蓋緣文帝稱太
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謚也非顯
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
明而繼世竝稱祖傷名愆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
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通蔽

譽乎已則以爲喜毀乎已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
患也同乎已則以爲是異乎已則以爲非者學術
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已則懼焉懼無其實
而掠美也毀乎已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
乎已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已
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
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
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

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鄆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舍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

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為之後者苟
 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
 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
 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者於
 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
 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
 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况取
 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
 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為後則僞

也禮不可以為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
 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
 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
 慤而加之以痛胡為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
 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已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
 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
 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為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
 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卷之三十一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
之車獨軛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
局於扼背承乎鞵靳前而鞵後其登阨也氣盡喘
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却也其下阨也股蹙蹄攢而
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捶棘以起其
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
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
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

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旣得仕納徵於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旣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曝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
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
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
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
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
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
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
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鄉人襍然議之嘗叩其親故
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
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
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饑皆之
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
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
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庭教其子不就直撫

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

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炙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濶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剗刃讐人之胸况勾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勾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慙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

勾踐勾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母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厰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

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
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
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背
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
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
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
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
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

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
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
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
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
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
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芥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
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
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
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
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覈
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
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
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

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已有而朝廷
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
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
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
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
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
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
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已
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愜乎天下者非躬
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
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
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
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

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

閒地然間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

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

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

親見也及闕門靖前寧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

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

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人凌覆敗按

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

望溪集
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
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
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
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
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
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
以至於死實與二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
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
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
公於通則群邪之側目於公而携公於帝者其術
蓋多變矣公旣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
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已
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嗚
呼此立政所以畏儉人也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
 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
 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
 多端而媚疾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勲庸出己之
 上必不能容即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即防其異日
 之難馴而預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
 之託屬絕不以槩於心即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
 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

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已不能爲之下。而不思高陽既退。邊關社稷之事。已不能支。擠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奸憚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溫體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媚疾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王訕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僂有國者。可不慎乎。

望溪集 卷之五
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此
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噓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
鄒南臯主議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
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
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
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
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卽用其言以擠
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
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
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卽未進之小人亦嫉之
蓋自度異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
時之小人惡之卽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
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
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
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
滅亡無日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
於下而群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
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卽古忠臣孝子枕干

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賈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遙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怒矣。凡群小所指爲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誼主而外亂政涼德，奸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

良凋盡，百度皆昏，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鍼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已甚者，人心

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戊午睢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沂合傳謂並死於水今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旣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謙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質儒五藏之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或猶未買辦正錄之廢語下一陳而盡辭也
御茹素而居之天泉下軒當以余爲以言而謝然
呂楚之嘉興聖湖之端所處否至今爲至精補益
與出通大書特書限下皆不民並共計迄東籍無
是矣之史以五其是之謂所不冠首已聖而聲於
監並天林水今
味以意也萬九尚史之論以夫史與公氏合對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
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
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聞三江五湖
之所環凡行身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
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資後世
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尚
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
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爲之言他省遠

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言二事事
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畧舉大凡首尾不具雖
知其名其行謹事迹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
無由撫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
傳之後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
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
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
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尚存中言
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

正公贈公子恒麓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始
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間最劇惟萬厯
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
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間猖狂出
沒塞下西寧以東甘涼洮岷歲無寧居關中人心
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
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
陝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爲方畧必有可爲後
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

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
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
韃靼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
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當日所僅
得於實錄雖欲捃拾莫由成章而歎爲不可如何
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恒麓視事北司鋤豪蠹扶忠
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恒麓事亦宜附公
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
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
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爲光耀或居下處幽而
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爲功令凡謹言聞於國實德
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
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
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
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敗號次溪
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爲傳以詳之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無籍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

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
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徵死猶寸磔
焉公初至禹時徽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
徵士人訓練而資餉於宗藩知州事某持之宗藩
莫應及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
哀於賊公忽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尚
思向狗彘求活耶賊旣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
私謚忠烈春秋時祀與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
吏目周某州人候選州同知余全生遙授訓導趙
日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
陳懋能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
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歛歔流涕云
公旣歿八十年夏峰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
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康熙六十年五月朔日
望溪方苞述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與其時非無姦儉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儉陰賊之臣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

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
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
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
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
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
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
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
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
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儉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
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
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
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
者夫

善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區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

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象昇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潘生應賓以其祖允慎家傳乞言於余庸行外有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及奮身蹈火出其兄於燔薪二事嗚呼明至懷宗末土崩魚爛一壞不可支蓋由人主孤立無公忠憂國慷慨任事之臣因循

蠹壤以至此極夫賊初起不過流亡敝困饑民以
數輩貪頑兇豎倡之其勢易張其黨亦易散而中
樞庸暗督師專制者畏懦蹙縮惟務苟且羈縻武
臣養賊脅上殘民於是四海騷然鼎沸上下傾壞
雖有智者不能與謀昔張獻忠由中原轉寇楚蜀
每數十騎薄巖城下守令卽率僚佐開門匍匐迎
道左愚民震慄喪氣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第呼
而戮之未呼無一人起立者而賊性兇殘嗜殺吏
雖降伏或猶榜笞索金幣甚者割剝耳鼻爲嬉笑

使能如允慎挺身殺賊縱不克勢不過死而允慎
固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也嗚呼國家大勢旣去
在事諸臣視宗社傾覆如秦越人之肥瘠持祿避
事以官爲傳舍且構門戶快恩怨爭利權肆欺罔
山崩川竭禍在旦夕而把持益牢雖欲不亡豈可
得乎傭工村媪受主人值勞苦趨事怒則數罵箠
楚一旦其家棟宇傾頽主人將壓覆亦且呼而避
之太息而哀悼國家以厚祿高位愛禮士大夫其
相報至於如此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

使恣於民上而天下士之忠孝強立有才實者必使槁項黃馘而不得一試與嗚呼豈不悲哉

此宛平高素侯先生作也命苞討論苞謂以莽奸人鄙夫誤國之罪當矣而無以服當日忠義知勇奮死而無救者之心因別爲一篇以進先生曰子他日自入文集可也先生沒詩文無一存者檢篋笥惟手札一通已刻以弁四書文稿茲又於潘氏家乘中得此文覆視之生氣奮動入人心脾亦有輔於世教故並存之

苞記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縉紳間者惟睢州湯潛庵

先生之母

流賊破睢州罵賊賊怒支解之

閩中鄭侍郎重之父

字

華振聞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

然鄭父之義不若

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爲顯晦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

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籍於余言旣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爲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慎而下之禮俗可不

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啓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
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
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
講問而侍御適為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而
將以使事反命而特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
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三曰執政祖魏忠賢
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
司考掠者四拜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

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
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嵯巖深谷之中而民生
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
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
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己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
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
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莽之
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之無路
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死而扼於投死之非
時皆由媚疾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
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
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
猶不能無生亂階况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
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
者可不服念哉

黃瓦不題金碧

階級之稱劍在少人之處而欲五餘之於平天

醉不銷無主痛胡與出藥已治之於平望入營

皆不指於流代與之陳夕言於對對樂當平世

消却凍西易面入生明海轉後而不覺耳吹而夫

由故在之用味難而或則公之此其淋百變

不可記夢

直念平土新大音與公細集和甚也

康熙甲午立秋日余在熱河夢偕先兄隨先君過

尚默陳先生故居同集者攝山汪文清傳楊君將

飲酒他客朋至忽覺已歸土街草堂先君指畫將

營西偏為燕息之齋俄而寤先君性豪曠不可

日無友朋常以寅及巳讀書午及申為山澤之遊

歸而飲酒憶自六合遷金陵同好者前輩則杜濬

于皇杜芥蒼畧執友則王裕成公及陳先生招呼

遊談雖風雨之夕無閒時余九齡先兄年十一常

奉盤匱侍酒自兄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其後與
余皆餬口四方涉歲移時乃得歸省兄歸余常在
外余歸兄常在外又計日爲行期故每侍先君與
諸先生醺集歡樂之餘私心愴動雖先君亦然而
不忍言也自先兄夭枉余始不敢遠遊而二杜及
王皆前歿獨陳先生尚存而先君少所知汪丈自
南郊遷北里楊君託末契遊從最密時余以窮空
復數爲近地之遊又計偕者三其家居凌雜米鹽
不可解脫追念平生侍先君與諸公醺集時甚少

而與先兄偕則尤加少焉計惟童子時爲然爾時
已知其樂而不知其後思此之悲也自先君下世
汪丈亦歿楊君老而窮走四方而余禍發於不虞
以辛卯冬十月赴
詔獄將行陳先生竭蹶嘔血縣門外今寒暑復四
易先生近八十計此生不得再相見矣余旣編籍
旗下

上哀矜使以白衣廁館閣校勘自痛邱墓無主故
雖病且衰而龜勉從事蓋以

天子仁聖猶萬一冀幸焉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今茲以秋之始感於夢寐而得依父兄之側從先人之居豈其幾之先見者與抑積思所結而未必其有應也因書以徵於後焉陳先生名書汪文名泳思楊君名修與王先生皆金陵人杜公兄弟爲黃岡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更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已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尚右而程朱所言皆尚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尚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既葬父左則新附者

次於右父右則新祔者次於左又曰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在享先祖之前故鄭康成謂周以后稷爲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商頌亦溯源於有娥皆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以是推之庶子於生母當別葬韓魏公葬生母胡氏柩退嫡母尺許趙炳族葬圖說引以爲據非古也

記李默齋實行

余將受室先兄命之曰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見其人其所以然特由私其妻子及貨財耳余行四方竊以兄所言陰求之士友聞其疏節不違者蓋無幾人蔚州李德余同年友也嘗道其兄默齋及嫂氏之賢其事父母夫婦帥先而盡瘁焉德有急傾貲產以佐之化於

其妻無難色嘗違家禍獨身當之流離毒痛幾死而不忍累羣弟難既解益勤家事督課子弟令高密以運餉出塞爲攝縣事者所誤默齋之卒也尚留滯山東家人懼其憂勞中不能復勝哀慟大功衰將脫尚不敢以告用此觀之默齋之仁思所以愴乎門內者可知矣先兄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越數十年而幸有其人乃傳所聞以式吾子姓焉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滯踰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既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有故有四牡之詩有奉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強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難後蒙

望溪集 卷之三
五十三
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
圃之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尚
忍題斯圖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
而不得視太夫人含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
少而老母之終會當反役蓋所遭各有幸不幸焉
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回思少壯徒以奔走
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母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
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
耶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

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答問

兄子道永重修南郊漢前將軍關公廟問曰自書
 傳以來至忠大勇英畧蓋世且卓見聖人之道而
 死於非命者莫過於公與岳忠武故浩然之氣長
 震動乎萬世之人心然公之廟無地無之而忠武
 之祠則連州比郡或無一二又公之神常若充滿
 徧布於宇宙而時見其精爽其大者示威於戰陣
 其小者凡有禱問其應如響而忠武無是也是有
 說與余應之曰自周衰戰國諸君糜爛其民至暴

秦而生民之類幾盡矣漢高祖出之於水火之中
治尚寬大有天下者垂四百年自武帝而外桓靈
以前雖有庸君患不及民民之思漢也深則激於
公之忠義者切又東漢之末士大夫多明於義理
而重名節故諸葛武侯遺書搜錄而表章之者乃
晉氏也其書所謂賊卽時君之祖宗以是觀之則
公遇難時魏吳之士民羣聚而祠之其君臣必見
爲當然故震動宇宙而結聚於人心者深固而光
昭忠武爲秦檜所戕身死而檜之餘恨猶未解吏

民畏檜之威直至檜死乃敢訟言忠武之冤孝宗
朝始得立祠於鄂而屢世相臣奸庸相繼多主和
議偷安以保妻子大率與檜同心故忠武之義氣
雖不沒於人心而祠祀則寥寥焉此事勢之自然
於二公無加損也夫神者依人而行舉億兆人之
精神皆專嚮於公則公之神自隨地而監照之忠
武卽聞有祠祀未有就而禱禳所報者則其神何
由與之相應而有所徵驗哉昔孔子夢見周公不
聞堯舜文武並見於夢則神明之感通由於生人

望溪集
精神之結聚明矣。故凡禱祈於公行汙而所問之事非正者。簽辭多不應。以其精神不足以相感召也。既以告道永。因思此義亦宜存天壤間。乃筆之。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士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

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
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
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
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
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
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
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
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寧。雖愚夫豎子。皆
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
也。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
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
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

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
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
三焉况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
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
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
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
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
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
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
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
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
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
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
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
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

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谿於舅姑，傲狠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修樂律厯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為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盡為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

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為嫠之禮母家貴
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母以育其孤
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母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
敷青巖之兄所棄妻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
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留侍郎從兄完顏保
之妻也余嘗謂

本朝勅興衆皆以為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
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蓋於是乎在矣乾隆九
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殷南至自吳門致太守

雅公兄子隆德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
父倫君與余共事

蒙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
中朝膏澤溥吳郡余義不得辭惟是婦殉其夫事
跡多同隆德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俟聞自
經彼則飲藥而衆不能遏耳欲獨為傳非行以膚
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
紀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淳德異烈可傳者已
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知矣遭變而著

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天潢故東鄂氏得荷國恩旌表其餘皆故家鄉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發揚於遠邇則窮巷華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知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為列女傳之總序焉

為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高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公同產弟頤侯次女也許嫁秦氏子文照舅姑前歿雍正五年春正月文照死貞女請衰經歸秦氏代夫承重事祖姑其父大駭招余陳禮經以喻之志不移遂以二月朔歸秦氏時年二十有二其舅之側室李氏感焉誓守節與貞女同卧起於今六年矣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大理卒家散季又卒其子流滯新樂及頤侯卒繼室暨幼女貧不能自存貞女父黨無一人

可倚而其夫之叔父子正持手而食養母畜妻子
旁及兄之側室子婦力不能支余歲時過秦氏見
貞女敝衣菜色或冬無棉而意色常和以安嗚呼
天屬之情秉彝之性惟邁閔凶備危苦而後庶一
見之如貞女之守志李氏之慕義子正之寡艱而
不棄其親皆人紀所賴以維繫也恨余力不足以
振之乃告於友朋及大理之知舊姻親各出其力
爲舉本付里中士大夫重然諾者主子貸爲貞女
衣裳綫纊之費終則棺斂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
道受命若貞女其殆庶幾無負於所受者歟敬而
恤之豈惟大理之親舊生徒義不可以苟止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興單生作
哲緘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
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恚余曰此二親之
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
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
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當吾之世志行越衆
者三人睢州湯潛菴之母爲流賊所膊關西李中

孚之父糜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母改適
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
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
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
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
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卽速致要津贏資
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
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
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
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
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書萬烈婦某氏事

烈婦某氏江東巨室婢也妻僕萬某早寡守貞立
十年年四十餘會其主以事當與妻請成妻泣而
謂烈婦曰汝無子女單獨一身能克解脫我俾幼
稚有依吾子孫當世祀汝且汝少長吾家主父年
七十矣猶汝父也汝何嫌烈婦曰雖然非禮也固
請旣而曰吾之生贅也亦無不可但自當官克解
後陸行必異車水行必異舟逆旅必異室抵戍之
日吾有以自處矣旣行至中途其主忽戲曰汝爲

吾妻官作之合矣而不同寢處可乎烈婦曰吾以
主爲父父何所不得老婦人而忍出此言察其主
意不悛越日夜中自經死聞者莫不流涕皆曰烈
婦之志足悲矣而其初之義則未審焉其諸荀文
若之儔與方子曰操之心途之人皆知之文若爲
之謀主以固其操柄文若死而操之惡已成矣是
猶共剽而終以不取分爲義也若烈婦之主身在
縲繼垂死之年而忍爲大惡則豈烈婦所及料哉
烈婦之行也早以死自處矣不得已乃中道而潔
其身蓋自信其泥而不滓者也豈可使與文若同
名而不辨哉

西隣愍烈女

愍烈女失姓氏余西隣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豎通烈女數切諫謀并汚之以死拒連衣裳申固縫紆某氏有母同居一夕陽怒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間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蔽首及膝投東隣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寒女自沉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既而迹頗著隣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久之求索不應

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衆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母怒而鞭之夜自經時烈女尸已焚棄絕踪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隣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豎遷居又踰年合爲夫婦昔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群臣訊之群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

後民抗敝以巧法吏昏瞶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已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噐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隣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

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
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嫺
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竒袤則
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
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
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
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檄濟寧諸生會課

代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
藝之餘也而卽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
河壩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
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
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
學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蓋聞齊魯之間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制舉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達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漕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究之母以某懵學寡聞而有遐心也

五

